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第十回 黃河島赤鯉為害 泥丸國白鳳銜珠

萬仞山東，其地近海，由海分派，中有黃河。河水右濁左清，直到尾閭關而止。河中怪物不一，而其尤者，關性赤鯉，或時興雲吐霧，則天地迷漫；或時走石飛沙，則居民死喪。威名久播，無有能敵之者。紫霞真人雲頭遙視，見三緘主僕繞山東行，恐彼誤至黃河為赤鯉所害，忙呼復禮子曰：「黃河中赤鯉肆虐，因地近海島，上天寬恕，未克加誅。師遣爾下得凡界，化為三緘，彼如近爾身邊，可將如意金鉤擒之。」復禮子曰：「聞得赤鯉法力甚高，如不能擒，又將何以避其鋒銳？」紫霞曰：「爾若力不勝時，為師自來相助。」復禮子曰：「師既遣虛無子脫胎闡道，胡弗傳彼道法以護其軀？若於所行地方在在維持，倘不及防，恐將仙根墜落矣。」紫霞曰：「師非不欲傳彼一二，奈磨礪尚淺，未可任受，再使凡軀鍛鍊數年，自有傳授之日，今則非其時也。爾可速往，以擒赤鯉焉。」復禮子領命，乘雲向空而去。

海島之右，有洞曰「夢仙」，內一鹿妖其中修道。島左遂心洞，有蟹妖三四，常相往來。一日，四妖同至夢仙洞內，謂鹿妖曰：「紫霞真人命虛無子臨凡闡道，宜也。而乃護衛門徒，頻誅妖部，吾等心甚不服，久欲復仇，奈彼法力無窮，小小妖群非其所敵。昨日吾兄弟雲遊萬仞，倏見清氣起自山麓，竟至光耀洞盤結不散，知有上仙下世，恐觸其怒，必死於寶器之中，因駕妖風徐徐而墜。二弟蟹虎膽粗，吾等更再報，化為蚊蝶飛至洞前詳視其人，正虛無降世脫胎換骨之三緘也。虎喜甚，即欲吞噬其魂魄，無如清虛、凌虛、碧虛三真人正於夢裡傳功，身不敢近。」鹿妖曰：「所傳何道，爾知之乎？」蟹豹曰：「聞得清虛坐於鐵鼎，凌虛、碧虛坐於鼎之左右。其所傳者諒清心法耳。」鹿妖曰：「後又如何？」豹曰：「虎弟暗退，候其出洞噬之，早為凌虛所見，口噓清氣，萬道金光，虎畏急逃，金光馳追不捨，虎無奈竟入海底，其光始收。歸來商於吾等，欲乘隙以吞三緘，轉思彼有護持，吾弟兄法力低微，何能與敵？故特來洞府約及鹿兄。」鹿妖曰：「各修各道，正自為正，邪自為邪，奚必彼此相戕以成仇敵？」蟹龍曰：「邪道得以逞其勢者，以正道不明也。所以道宜闡明，俾邪道刪除殆盡。正道一明，則邪道必敗。鹿兄何不力助一臂，先除闡道之人。其人既除，彼如再遣仙真投生凡塵，邪道又多行數十年矣。」鹿妖曰：「爾昆仲所言，意皆衛乎妖部，但吾成精日淺，不過僅化人身，其實法力毫無，焉能助力蟹兄？欲滅闡道之士，惟黃河赤鯉變化無窮，可敵天仙，爾求助之，三緘凡軀不患不喪。」蟹虎曰：「非兄言及，吾輩幾忘，兄能與吾同向黃河一往否？」鹿妖曰：「可。」四蟹於是與同鹿妖乘風直到河岸，岸上黑霧如漆，不辨東南。蟹虎舉動兩鉗，破霧而入。只見人身魚首小妖數百，各執兵器向岸吼曰：「是何妖怪，敢破吾霧，獨不畏赤鯉大王乎？」蟹虎曰：「爾呼赤鯉為王，其殆彼之侍從歟？」群妖同聲應曰：「然。」蟹虎曰：「如是休為爭鬥，吾等正祈爾之大王而來也，敢煩眾兄為我相通一語。」群妖聞說，齊入黃河。

不逾時，群妖破浪擁衛赤鯉立於波間，萬道紅霞閃閃不定。

蟹虎稽首再拜，跪於其前。赤鯉曰：「爾屬何妖，擅破吾霧？」蟹虎曰：「吾族蟹氏，序居第二，名虎。」赤鯉曰：「來此何求？」蟹虎曰：「紫霞真人任肩闡道，命虛無子臨凡脫化，號曰三緘，凡妖部中無不欲噬其軀以助成仙之品，而紫霞累施法力，誅及妖部，群妖爭鬥不勝，死喪甚多。今三緘游於萬仞，為吾所見，意欲往誅彼命，又恐其力不敵，難與爭鋒。素聞大王道高法妙，因不辭步履來祈助之。倘將三緘誅後，不惟為群妖吐氣，而於大王升仙之路亦不無小補焉。」赤鯉聞之，喜曰：「欲誅三緘，其計安在？」蟹虎曰：「俟其身至河岸，誅之自易耳。」赤鯉曰：「黃河險地，豈肯來茲，不若於萬仞山之東隅，化一蘭若，爾等化為老道，乘勢誘之。待彼到時，出其不意，舉口吞噬，是亦費力少而成功多也。」四蟹聆言，乘風速去，鹿妖、赤鯉在後緩行。行至東隅，蘭若已化就矣。

是時，復禮子化作三緘揚鞭而至，慧目遙視，蘭若內黑霧盤結，知是赤鯉統領群妖以候三緘。於是策馬前進，竟到蘭若假間途程。四蟹苦留入廟，獻茗後款以齋筵。復禮子身剛入座，赤鯉捲起妖風，突至席前，罵曰：「小小年華，即欲闡道耶？待吾吞之，以供一飽。」

復禮子不答，暗以如意金鉤磨去。赤鯉駭轉自欲逃，早被金鉤勾著矣。群妖上前，各顯法力。復禮子正難相敵，紫霞、清虛驟至，群妖四散焉。復禮子當請紫霞發落赤鯉。紫霞曰：「赤鯉為妖，害及黃河居民無算，可命五雷擊之。」清虛曰：「赤鯉之罪理應當誅，不如釋歸以待後用。」紫霞諾，謂赤鯉曰：「釋爾歸洞，須易轍改弦，毋得再害世人，他年自不爾負。」赤鯉謝去，仍含怒氣，吐霧遮天。紫霞曰：「赤鯉心尚不服，吾必遣將召回，誅此惡妖，以除後患。」清虛曰：「化外野精，焉能一拘而服？如再作厲，擒獲時惟開以言詞，令彼積愧生悔，方能心悅誠服而為我用。譬諸銅頭厲鬼已擒獲二次，頑梗依然，可知以力服人，非心服也。」紫霞曰：「如是急返雲車，以俟異日。」清虛曰：「然。」遂各乘雲歸於仙府。

猴山洞裡雲衣真人一日身登聚仙臺，招諸弟子曰：「紫霞為闡大道，命虛無子脫胎臨凡，水怪山精累累纏擾，雖清虛、凌虛、碧虛等功傳首步，而三緘未能領略，惟風塵僕僕，以訪友為心，不知七竅原為敗道臨凡，群仙焉能使之相遇？爾等可於綠林莊前化一茅庵，三緘至斯，吾將傳以一二護身之道。」言猶未已，臺下脾夢子答曰：「欲衛道軀，必資法術，師欲傳彼一二，其理固宜，然彼自有師，何勞旁代？」雲衣曰：「闡此大道，為醒世迷，以廣仙班，吾輩衛之，上天亦甚樂耳。」脾夢子曰：「彼如能受，不枉師心勞苦，如弗能受，不幾空耗神氣乎？」雲衣曰：「彼能受耶？道如闡明，功歸吾輩，若弗能受，吾心已盡矣，豈可坐觀成敗，而不為之一助乎？」脾夢子聞言甚合，緩整仙威，約及道弟道兄並駕雲車，直向綠林莊而墜。口噓清氣，頃將此莊化為若大道庵。雲衣真人祥光一展，來至庵內，獨坐瞑然。無何，泥丸衝動，輕清之氣結成一坊，墜於莊前，上現「泥丸國」三大金字。諸弟子見而稟之，雲衣曰：「即此已知三緘終為闡道之人，故能成此佳兆，爾等各整精神以待。」諸子應諾，環侍而候。

三緘自光耀洞中止宿一宵，又向前進，暗想：「老道夢中所傳，雖常持能定心猿，總弗能凝神煉氣。」心甚不樂，懶舉征鞭。僕見而謂之曰：「公子近日何思何慮，大減形容？」三緘曰：「吾無思慮，形容何減乎？」僕曰：「公子訪友多年，未能覲面，究不知世有七竅其人否。縱有其人，一在天涯，一在地角，恐虛費歲月，難以相逢，如或逢之，未必即成大道。況歷稽往古，聖神仙佛，孝居第一，主公主母桑榆已迫，尚在外訪友不計春秋，兼之途程愈去愈遠，椿萱亦或凋謝，大道即成，孝行有虧，不無所缺矣。僕見世之求道者，置雙親而不顧，拋兄弟妻子而遠行，廢卻人倫，入山不返。究其結局，猶是凡夫，甚有或在深林為虎狼所噬，否則欲歸閭里，自覺無顏。其始也為求仙而去，其終也一無所成。以僕思之，何若庭幃株守，盡其子職，成一有死有生之神仙乎？」三緘曰：「爾言極是，奈何已出征途，再訪數旬，如弗遇時，遂歸奉親，永不復出。」僕曰：「今正夏矣，熏風南來，可覓一納涼之區，以避炎熱。」三緘曰：「前面修竹茂林，堪為避暑，爾其往視，諒有大第於其間。」僕去移時，反告曰：「茂林中大第一座，紅窗遙映，萬瓦鱗鱗，不問而知為道庵也。」三緘喜曰：「有此道庵，或良友在茲，亦未可料。」僕曰：「友即不逢，若得明師指以大道，其勝良友不亦多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如是爾可前導，待吾驅動征車。」行不片時，大坊在即。三緘仰視已，謂其僕曰：「此泥丸國也。吾等既入異國，宜自謹慎，不可言訪友而至，只云貿易而來。」僕諾，由坊直達。

已近庵門，門外石階坐一老道，見三緘主僕而詢曰：「爾何來？」三緘曰：「吾貿易江湖，特來貴地發貨者。」老道曰：「所發何貨？」三緘不能答。其僕從旁應曰：「看貴地所重何貨，然後販而轉售之也。」老道笑曰：「爾欲訪友耳，何誑吾？」

然既至斯，可入庵中一駐其足。」三緘拜而後入。老道烹茗煮酒，款待主僕畢，天色已晚，鳴鐘擊鼓，各殿焚檀。夜靜之餘，始導三緘於密室。牀榻清潔，地無纖塵。老道交談數言，謂三緘曰：「鞍馬勞頓，可以臥矣。」言罷而出。

三緘臥室二更，口焦思飲，遍覓斗室，茶缶之器絕無。度出室來，轉至西角，見一老道執扇拂爐。三緘近前，低聲詢曰：「茗可烹熟乎？」老道曰：「爾思飲耶？」三緘曰：「夜承筵饌，口焦甚急，道長有茗，祈賜一盞以解之。」老道欣然曰：「吾庵雖小，不斷爐煙，美茶如雀舌、龍團，瓶中常有。爾既思飲，來，來！」遂執瓶茶傾於盞內。三緘連吸數盞，其渴始解焉。老道曰：

「爾欲如意乎？」三緘曰：「承道長所賜，已如意矣。」老道曰：「知爾行路辛苦，可仍就榻。」三緘曰：「吾為大道焦思，臥不成眠，就榻無益。敢問道長，是國也，胡以泥丸名之？」老道曰：「此地人習大道，安爐定鼎，煉氣凝神，結就嬰兒，神從泥丸宮出，上朝天闕，封為仙品，以此故名。」三緘曰：「結此嬰兒，有甚法乎？」老道曰：「能用苦功，嬰兒自結。」三緘曰：「功如何用？」老道曰：「先清乃心，心清而後神凝，繼固其精，精固然後氣煉。煉氣歸神，內功既足，爐內藥料取諸當躬，自然結胎而嬰兒成矣。層次井井。然此非一朝一夕所能，必賴有恒久之志，若志無恒久，其道斷不能成。」三緘再拜稽首，曰：「真吾師也，弟子訪友數年，奔走徒勞，毫無所得，茲非道長指其一二，將終身為道外人矣。懇祈不吝指陳，弟子願鑄金以事。」老道曰：「吾亦初入此門者，仙師猶在上宮爾，隨吾晤之，自有指示。」三緘喜，果隨之入。

直上數層，乃到中堂，內一老道低眉趺坐。三緘跪地逾時，如未見之，方欲求前老道一為代稟，則已瞑然。三緘欲起不能，欲不起而不得，心思甫亂。老道忽然倒地，化為猛虎，舞爪張牙。三緘心雖畏之，而不敢逃。猛虎去後，門外一物飛來，墜地如虹，輾轉化為巨蟒，先以尾繞三緘之項，繼以首舐其口鼻。

三緘心在道，任其作弄，久之不見，老道趺坐如前。復跪更許，老道始開目睨視曰：「爾為誰？跪求何事？」三緘曰：「弟子三緘，特求吾師指點大道耳。」老道曰：「道在爾躬，何問乎人？」三緘曰：「弟子愚昧無知，不知道之所造，求師步步相引，俾弟子時而習之。如得功成，皆師賜也。老道曰：「爾欲求道，爾知有恒為作聖之基乎？常見世人始而求道心切，赴湯蹈火似亦不辭，繼受折磨，則半途而廢，此所以求道多而成功者少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弟子一心求道，即赴湯蹈火不能棄焉。」老道曰：「如是，爾隨為師入此斗室，秘傳一二與爾習之。」三緘起，隨老道入。

老道曰：「吾之傳道與他人異。異者何？先有以試之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師以何者試弟子哉？」老道曰：「此室門拱之上，有木雕白鳳一隻，爾拜得身離門拱，能舞能飛，其道可傳。如拜不下時，再歸家庭，敦爾倫紀，他日復游此地，吾方傳焉。所試如斯，爾心願否？」三緘曰：「願。」老道於是退出室外。三緘遵命向鳳而拜，約拜數百，而白鳳依然。三緘暗思：「鳳乃木雕，何能起舞，此必老道試吾求道之念誠與不誠也。且頗一夜功夫，竭力拜之。」拜至千拜，將有欲動之勢；復拜千拜，似有欲飛之形；拜至數千，雖能行走，不能飛舞，竟拜至數萬拜，始展兩翼下於門拱，飛舞室內。飛舞已倦，仍住故處，昂首而鳴。鳴至數十聲，口吐一珠，晶瑩可愛。三緘拜舞愈急，其珠忽墜於懷，閃爍光明，圓轉不止，三緘暗暗稱奇。老道入室，笑曰：「白鳳賜珠，爾何不拾？」三緘拾得，兩手捧定，復跪於老道之前。老道曰：「吾因爾任肩闡道，影隻形單，遇水怪山精，不能相敵，故於今夕特賜是珠，爾其好好珍藏，以為防身至寶。」三緘曰：「一珠極小，有何奇異可以防身？」老道曰：「是珠名為電光，佩諸身旁，怪不敢近。倘遇妖魔之法力絕大者以珠拋之，自有千百神祇誅以雷斧。爾何輕視謂為無奇？若非求道心虔，定不濫予也。」三緘聞之，百拜稽首曰：「承師盛德，懇其留名，好待他年屍位而祝。」老道曰：「吾非他，雲衣子其道號也。爾道成時，自有相逢之日。」言罷渺然。

三緘極目外望，天已曉矣。左右周視，乃在修竹之下，道庵一切化為烏有。忙呼僕人，出得茂林，前途再進。